

# 川籍首富浮沉录 买飞机时豪气干云霄

证券时报记者 简星堰

近年来,从四川走出了多个省的“首富”,包括“甘肃首富”刘文斌、青海首富”肖永明等等,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注意到,这些富豪们都有个共同爱好——钟爱私人飞机。

## 宏达刘沧龙

维修飞机1.9亿元不如核心资产爆雷案。

2021年2月20日,民航四川安全监督管理局航空安全委员会公布了国际顶级公务机——湾流G550飞机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被物体击伤机翼的损伤事故调查报告。

调查披露,这架价值约2.9亿元、机号为B-8275的湾流G550飞机于2020年4月26日在成都双流机场停放期间,因场外地铁施工工地的门式起重机爆炸,导致碎裂件飞入场内,砸中湾流飞机机翼,造成飞机受损。事发时由北京汉宇航空有限公司托管,机身喷涂有四川企业宏达集团的标识,曾被报道为宏达集团董事长刘沧龙所使用。目前估算该架飞机修复费用为2880万美元(约1.86亿人民币),超过新机价格4500万美元的60%。

湾流G550飞机是目前国际顶级远程喷气式公务机代表机型之一,凭借着卓越的性能,被众多顶级富豪选做私人飞机。据说,曾经的“全国首富”王健林也拥有一架湾流G550飞机,而王健林也是四川人。刘沧龙现为四川宏达集团董事长、董事局主席。2012年,有3位成都富豪入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其中有两位是新晋上榜,分别是以化肥厂起家的刘沧龙和医药巨头刘文斌。彼时,刘沧龙身家10亿美元,仅次于新希望的刘永好,位列四川富豪榜第二名(内地富豪榜第87名)。

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查阅四川宏达集团官网并未搜索到与B-8275湾流G550飞机相关信息,是否曾经归属于宏达集团尚待考证。但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四川宏达集团董事长刘沧龙日子并不好过,相比飞机被砸以及将近1.9亿元的修复费用,宏达集团现在面临的经营危机则更为紧要。

四川宏达集团官网显示,该公司始建于1979年7月,产业涵盖工业、矿业、金融、地产、贸易和投资六大板块,管理资产逾5000亿元,员工20000余人,国内外成员企业60家,控股1家上市公司,年实现销售收入400多亿元,利税30多亿元。其中,四川信托就是宏达集团的核心资产之一。然而,2020年6月,四川信托突然“爆雷”,多只产品无法正常兑付。去年12月22日,中国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官网发布通告,经监管部门发现,四川信托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背离受托人职责定位,将部分固有贷款或信托资金违规用于相关股东及其关联方。由此,四川银保监局决定对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豪吉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汇源集团有限公司采取监管强制措施。

据天眼查显示,四川信托现有10位股东,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达到32.04%,高居第一大股东之位,刘沧龙为最终受益人;持股比例超过5%的重要股东包括,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30.25%)、宏达股份(22.16%)和四川豪吉食品集团有限公司(5.04%)。

## “甘肃首富”刘文斌

飞机被拍卖,“恒康系”土崩瓦解。

似乎买了湾流飞机的四川富豪运气并不太好,相比传闻中的“宏达号”,四川另外一位顶级富豪“玩飞机”则更为彻底和深入。

刘文斌2011年涉足民航业,成立四川纵横航空有限公司,主营商务机运营。天眼查数据显示,四川纵横航空注册资本3.5亿元,成立于2011年5月12日,是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发展)全资子公司,刘文斌则持有恒康发展99.95%的股权。2012年,隐形富豪刘文斌与刘沧

龙一起成为福布斯全球富豪的新晋贵宾,其个人身家同样达到10亿美元级别。2015年10月,刘文斌以200亿元财富位列《2015胡润百富榜》第101位,进而被誉为“甘肃首富”。

2012年,纵横航空斥资1亿美元,购买了两架世界顶级喷气式商务机(湾流G550和G450)。2013年4月,纵横航空取得135部运行合格证,该公司的主营基地设立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为西南地区首家甲类通用航空公司,欲打造以公务航空运营为主业,公务机出租、代管、维修、销售、地面服务以及航空博览为一体的高端公务航空产业公司。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残酷。2021年1月25日,成都市中院发布消息,将对原近5亿元的两架湾流高端公务机(型号分别为G450和G550)进行拍卖,原因系该飞机所属公司经营不善,拖欠银行贷款6400万美元及利息、复利等。

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了解到,即将拍卖的两架高端公务机是由四川纵横航空有限公司购入,其中,G550出厂日期是2013年,同年4月25日取得了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证,实际使用时间不到7年,并配有真皮沙发、4人用餐区、厨房区、酒柜等,十分奢华;G450的空间则略小,2013年出厂,同年3月25日,取得了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证。因拖欠国家开发银行贷款以及利息,该两架高端公务机被进行拍卖。除了与国开行的借款纠纷以外,自2017年以来,四川纵横航空还涉及拖欠工资、拖欠检修费等多起诉讼。目前,刘文斌因面临巨大的债务问题,已经被多家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并限制高消费。

据了解,刘文斌为成都双流人,曾拥有的核心资产恒康医疗为甘肃上市公司,因而被多个富豪榜单列入了甘肃。其发迹史颇为传奇,早年曾在成都恩威制药公司工作,一度做到大区总经理。上世纪90年代,刘文斌离开恩威集团下海创业,于1996年成立四川恒康发展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长、总裁。据说,刘文斌在考察期间注意到止血、镇痛良药“独一味”草,随即于1997年在甘肃陇南成立独一味药业有限公司,后来变更为独一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08年,独一味正式在深交所上市,2014年,独一味更名为恒康医疗,拟全面转型大医疗产业。通过“买买买”,恒康医疗完成超过20笔并购案,项目涉及交易总金额超过50亿元,其业务涉及医疗服务、药品制造、日化品及保健品业务等诸多领域,上市公司市值一度突破300亿元。

此前,刘文斌不仅是恒康医疗、西部资源的实际控制人,还先后参股了ST生化、\*ST偏转等上市公司,一时间“恒康系”在资本市场声名鹊起,刘文斌的财富也随着“恒康系”的扩张而不断攀升。但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注意到,“恒康系”在大肆扩张过程中,所需资金几乎全部来自于减持套现及股权质押。近几年,伴随着A股市场调整,“恒康系”旗下恒康医疗、西部资源股价大幅下挫,导致高比例质押股权的刘文斌资金链断裂。

自2019年以来,为摆脱资金困境,刘文斌开始断臂求生,不断寻求买家接盘核心资产。2020年4月23日,西部资源发布公告,四川恒康于当日分别与贵州汇佰众、五矿金通签署《合作协议》,拟将其持有的西部资源1.89亿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分别委托给贵州汇佰众、五矿金通。这次表决权委托完成后,贵州汇佰众和五矿金通分别拥有西部资源表决权股份占比为17%、11.48%;西部资源控股股东由四川恒康变更为贵州汇佰众,实际控制人由刘文斌变更为石学松。

2020年12月1日,西部资源再发公告,原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向成都中院申请破产重整,并提出预重整申请,经初步审查,成都中院决定对四川恒康进行预重整。

2021年2月23日,西部资源公告,由于此前流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在阿里拍卖“司法”平台上发布恒康持有西部资源1.37亿股股权,占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0.73%,起拍价4.52亿元。截至公告披露日,四川恒康持有西部资源1.77亿股,占该上市公司总股



彭鑫震制图

本的26.81%。

此外,由于2018年~2019年,恒康医疗净利润分别亏损14.18亿元和25.19亿元,该上市公司被“披星戴帽”(ST恒康);如今,\*ST恒康在2020年前三季度中,营业收入虽超过20亿元,但净利润依然亏损逾4900万元,上市公司已到了“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2021年2月8日,刘文斌所持有的\*ST恒康1.54亿股股份被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司法拍卖。截至该公告披露日,刘文斌所持\*ST恒康股份累计被拍卖1.56亿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8.34%。

2月10日,\*ST恒康公告了两个重磅协议书,披露了新的公司重整框架。具体来看,2月8日,刘文斌与北京新里程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矿金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协议书,并终止跟海王集团的重整计划。根据协议,由新里程健康及其关联方、其指定的联合投资人作为公司破产重整产业投资人,通过认购恒康医疗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式获得上市公司股份和控制权。

## “青海首富”肖永明

曾开飞机回家,现被公安刑拘。

相比前两位富豪,肖永明曾经的资产规模更大,但所选择的飞机却低调很多——直升飞机。

2017年国庆节,一张“国庆高速大堵,资阳男子直接开直升机回家”的照片被各大网站争相转载,迅速引发社会舆论热议和关注。当年10月2日,四川省安岳县石羊镇一条公路拉起警戒线,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行,一架直升飞机降落,飞机上下来几个人,被等候的汽车接走。据石羊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天肖某是送其家人回家办事,停留道路为肖某投资修建,尚未交付使用。

这位肖姓富豪便是肖永明。2016年,为方便往返青海至北京,肖永明耗资约4530万美元,买走达索猎鹰7X飞机。与众多富豪一样,肖永明创富之路同样充满传奇色彩。1996年,32岁的肖永明只身一人来到青海格尔木,与人合伙开办“外酒家”。2002年,肖永明被格尔木丰富的钾盐资源吸引,开始发展钾肥产业。这一年,肖永明和老婆一起成立了格尔木藏格钾肥有限公司,正式开启钾肥生意。此后,通过收购昆仑矿业股份、收购了青海瀚海集团超八成股权等一系列资产腾挪,肖永明相当于控制了昆仑矿业,成为名副其实的“钾肥大王”。2016年,藏格控股借壳金源谷完成上市,主业为氯化钾的生产和销售及贸易业务,肖永明身家迅速暴增。同年,在胡润百富榜中,肖永明以265亿元位列全国第64

位,成为“青海首富”。

2021年2月20日,\*ST藏格发布更新后的2020年三季报显示,该上市公司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1.86亿元,同比增长2.28%;净利润为4509.75万元,同比下降87.19%。从二级市场来看,\*ST藏格股价已从2017年9月份的21.6元/股跌至8.45元/股,藏格控股股价累计跌幅已达超过60%,最新市值为168.5亿元,三年缩水超过250亿元。

2020年5月6日,藏格控股2019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主要涉及关联方资金

占用及长期股权投资减值事项。由此,藏格控股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该上市公司股票简称由“藏格控股”变更为\*ST藏格”。

早在2020年4月,中国证监会官网曾发布《证监会严厉打击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文章,公开点名\*ST藏格,指出\*ST藏格造假手段隐蔽、复杂,在2017年7月至2018年串通上百家客户,利用大宗商品贸易的特殊性实施造假,虚增营业收入合计约6亿元,虚增利润总额约6.06亿元,在2017年和2018年分别虚增预付账款2.41亿元和2.81亿元,占公司披露总资产的3.11%和2.99%;\*ST藏格控股股东西

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利用虚假贸易业务预付账款、钾肥销售业务应收账款非经营性占用藏格控股资金共计22.14亿元。针对\*ST藏格相关违法事项,青海证监局决定对该上市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同时,\*ST藏格实控人肖永明被采取5年市场禁入措施,并处以90万元的罚款。

2021年2月22日,\*ST藏格再发公告,该上市公司实控人肖永明因2006年投资上海宏筑物资有限公司(持有青海焦煤产业(集团)有限公司40%股权),涉嫌非法采矿罪,已于1月29日被青海省公安厅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 去年业绩增少亏多 服装企业忙出圈

证券时报记者 严翠

行业整体低迷之际,服装行业企业纷纷跨界谋发展。

## 森马集团跨界卖菜卖药

近日,一纸工商变更信息,标志着服装大白马森马集团开始跨界涉足医药领域。

据工商信息,杭州维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发生投资人(假权)备案的工商变更,新增森马集团等,工商变更完成后,森马集团持有维坦医药8.7%的股权。天眼查信息显示,维坦医药是一家医药研发商,专注呼吸系统疾病诊疗等。而森马集团是一家以多品牌服装服饰为主导产业的企业,公司旗下的森马服饰于2011年3月11日在深交所上市,拥有森马和巴拉巴拉两大服装自主品牌。

事实上,此次并非森马集团首次跨界,早在2020年7月,森马集团便通过旗下森马农业打造智慧菜场“森活之家”进军菜市场赛道。2020年下半年有8家森活之家门店陆续签约。此外,森马集团还打造了多个儿童体验式玩成长综合体梦多小镇。

不仅如此,上市公司森马服饰也曾尝试跨界转型。2020年初,森马服饰公告,将在原有经营范围中新增日用品零售、日用百货批发、个人卫生用品零售、卫生用品批发、母婴用品零售和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不过随后,公司在投资者互动平台回复提问时坦言,公司目前尚未建设口罩和防护服生产线。

在业内人士看来,森马集团近来跨界动作频繁,与服装主业面临的困

境有很大关系。

## 服装企业纷纷“出圈”

近年来,随着服装行业增速放缓,行业利润空间收窄,不少知名服装企业、服装上市公司纷纷跨界谋发展。

2月19日、2月22日和2月23日,中高端女装企业朗姿股份股价连续大涨,这背后是因“傍上”了医美概念。据了解,朗姿股份从2016年进军医美行业开始备受关注,如今已被资本市场定义为“医美概念股”。不过,在向医美行业转型的路上,朗姿股份依然面临着主业服装业务的拖累。2020年上半年,公司医美业务分别实现营收、净利润3.55亿元和0.21亿元,但整体却亏损287.70万元,主要因上半年女装业务净利润亏损3058.98万元。

去年12月2日,纺织服装企业美尔雅也宣布跨界。据当时公告,美尔雅拟斥资2.3亿元收购甘肃众友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药连锁有限公司100%股权。知名男装企业希努尔也如是,2020年上半年,希努尔新增大宗商品供应链业务,实现营收2.07亿元,营业成本2.05亿元,毛利率仅1.09%,引来深交所关注。2020年9月28日,希努尔回复深交所问询函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希努尔服装、旅游两大主营业务于2020年上半年受到了较大冲击,整体营业收入及利润水平大幅下滑。

类似案例还有诸如红豆股份、三枪集团增加主营业务生产防护服,快时尚品牌H&M、美国服装品牌GAP、男装服饰品牌海澜之家、加拿大服饰品牌Lululemon等多个服装品牌均跨足进入美

妆行业,ZARA、H&M等多个品牌进入家居行业等。

## 不少企业预告去年业绩下滑

企业纷纷跨界背后,行业整体发展困难是主因。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服装行业整体发展疲软,主要受国际市场需求低迷、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以及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等因素影响,加之制造成本高企、订单转移、出厂价格增长乏力、库存增长等因素,导致服装企业利润空间严重压缩,服装行业效益指标增速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企业盈利压力显著增加,运行质量提升难度加大。

截至目前,已有多家服装上市企业预告公司2020年业绩,其中不少公司预计业绩下滑。

2月26日晚间,森马服饰公布的2020年业绩快报显示,公司2020年实现营收151.67亿元,同比下滑21.56%;实现净利润8.02亿元,同比下降48.21%,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国内外销售规模下降。童装企业安奈儿预计,2020年公司亏损4500万至5300万元,同比下滑206.84%~225.84%。希努尔也预计,2020年公司实现净利润2200万元至3300万元,同比下降64.73%~76.49%。

也有部分企业去年业绩实现增长,比如报喜鸟,公司预计2020年实现净利润约3.47亿元至4.1亿元,同比增长65%至95%。太平鸟去年业绩也不错,公司预计2020年净利润为7亿元左右,将同比增加27%。

不过,从去年已经被披露的三季报来看,服装行业整体发展仍面临困境,业绩逆势增长者较少。